

□ 陈蔚源 崔缤予

“80 万元？一分也不给她！”74 岁的老王坐在我对面，语气不容置疑。

“我刚做完大手术，这笔折价款是我的心结，也是我最后的指望。”另一边，将近 70 岁的孙阿姨哭诉着自己的无奈，我递上一张纸巾，很快就被她的泪水打湿了，“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希望法官能帮帮我。”

凭借多年办理执行案件的经验，我认为这起执行案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矛盾，两位老人历经多年“对峙”，早已势同水火，为案件上了一把无形枷锁——它锈蚀了亲情，充满了对抗，让执行进退维谷。

而我，不断思考着如何解开这把“无形锁”。

半路夫妻离婚起风波

大约 20 年前，当时 48 岁的孙阿姨与 54 岁的老王在一场相亲活动中相识相恋，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然而，由于性格与生活理念的差异，两人间的矛盾如同休眠的火山，在日积月累的争吵与埋怨中轰然爆发，最终将往昔的情分消磨殆尽。

2021 年，孙阿姨与老王向我所在的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，法院判决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子归老王所有，而老王需支付孙阿姨折价款 80 万元。判决生效后，老王立刻将房屋换了新锁，却一直对欠付孙阿姨的 80 万元置之不理。

2022 年，孙阿姨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，法院依法冻结了老王名下的银行账户。经过调查发现，老王已经退休，账户内余额及退休金根本无法覆盖 80 万元的折价款。法官在穷尽调查措施后发现，除了判决中归属于老王的房产外，再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。因考虑到老王年龄较大且独自居住生活，这套房子是他唯一的住房，所以当时暂时终结了执行程序。

2024 年 10 月，由于工作调整，案子移交到了我手中。几天后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孙阿姨和老王。接待室里，他们的争吵声不绝于耳，从婚姻琐事到情感破裂的缘由，矛盾愈积愈深。这一次的会见两人不欢而散。

我合上厚厚的卷宗，上面记录的不仅是财产之争，更是两位再婚老人十几年来剪不断，理还乱的情感纠葛。

“这房是我变卖了婚前旧居所买，她不仅图财，还花光我的积蓄。80 万元？我就是不给！”老王近乎偏执的态度，锁上了一把对抗执行的“锁”。

“这房子虽然是你用婚前房产的售卖款置换购买，但在婚姻存续期间房屋的贷款是你和孙阿姨共同偿还的，而且当初离婚时两人约定房子是双方共同共有……”我把这些判决书上都写明白的道理，再次摊开来、揉碎了讲给老王听。可倔脾气的老王拂了拂手，打断了我的话。两边都是年纪不小的老人，矛盾激烈，积怨已深。强制执行，如海上行舟，风高浪急，稍有不慎，便船沉覆载。

判决书已然生效，执行是兑现胜诉权益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“最后一道防线”，这道“难题”必须要解。但又该如何破局？我试图寻找最优解。

80 万折价款纠纷 “缠住”昔日夫妻

“愿生前能见此案了结”
法官帮老人达成心愿



漫画：崔缤予

“形同陌路”的父子

“我记得，老王多年前曾签过一份老房的购买合同，这个房子是财产，可以执行。”根据孙阿姨提供的线索，我立即前往老房所在地，但经过调查，那老房子破败不堪，无法居住，而且连最基本的房屋产权证书都没有，根本无法处置变现。

正一筹莫展，孙阿姨提到老王也许会听他儿子小王的话。“但小王曾与老王对簿公堂，估计也很难劝动老王。”孙阿姨口中与老王“形同陌路”的儿子，能成为破局关键吗？

再一次敲开老王的家门，屋子里没开灯黑漆漆的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。

“你们打听他做什么？我早就和他断绝了往来。”当说起儿子，老王讳莫如深，将我推出门外。

为了能联系到小王，我查阅了当年父子俩的诉讼案卷，终于找到了小王的联系方式。

“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小王接到电话，颇为意外。原来，小王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父亲的这段婚姻。父亲为了结婚卖掉了曾经的老房，两人因此还闹上了法庭。

多年来，老王的婚姻摇摇欲坠、

风波不断，小王也觉得疲惫不堪。现在，小王更是连父亲的电话也没有。“何况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哪有闲钱还他的债？”

一直独居的老王其实很渴望家人的关心与陪伴，我想，小王极有可能就是案件恢复执行的“关键”。

“这些年，诉讼、执行，一桩桩一件事消耗着你父亲，他年纪越来越大了，这些麻烦事总要解决的。”面对小王冷冰冰的态度，我继续劝他，“你父亲现在身体状况也很差，一个人生活显得冷清。有时他还会犯糊涂，说话逻辑混乱，神情恍惚。有空，你还是去看看他。”

虽然小王嘴上“满不在乎”，但他还是去看望了父亲。

几天后，小王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我看他日渐消瘦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”小王担忧老王的身体，带他去医院做检查，除了基础疾病，老王被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。

“我尽量劝劝他。”小王对我说。这层坚硬的冰壳，似有消融之迹。

案件陷入“僵局”

在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后，老王再无其他财产，仅有名下唯一住房可供执行。而一直没能拿到折价款的孙阿

姨，也日渐憔悴，一句“愿生前能见此案了结”，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。

于是，在经合议庭讨论后，法院决定启动司法拍卖程序。

可是两次拍卖均以流拍告终，房子无人问津，执行再次陷入僵局。

得知结果后，孙阿姨愿意以最后一次流拍价 128 万元抵偿老王欠付的房屋折价款，并愿意补足近 50 万元的差价款后，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，而老王，则需搬离该房屋。

很快，小王来到法院。

“我父亲年纪这么大了，身边也没人照顾，这套房子是他唯一的住房，他搬出去后要如何生活？”小王眉头皱成一团，语气中充满了担忧。

“我了解你父亲的情况，考虑到他独居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，我想目前比较好的方案是让孙阿姨同意老王居住在原来的房屋，老王按照市价付租金给孙阿姨。”我告诉小王，孙阿姨同意了这个方案。

可小王这头却顾虑重重：“我实在是不愿意父亲再因为这个房子产生纠葛。”小王提出替代方案——由自己负责安置好老王，但作为条件，孙阿姨除了补上房屋的差价款，还要再拿出一笔安置费来安顿老王的晚年。

这个方案，孙阿姨直言难以接受，她坚决不再让步。案件再次陷入拉锯。

这个方案“都满意”

为彻底化解这起“骨头案”，我提议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商量“出路”。经过讨论，大家一致认为孙阿姨身患癌症急需钱款，老王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小王现在愿意代理父亲解决案件，应当趁热打铁将矛盾尽快平息。

“原来老王的偏执，有时的胡言乱语，竟然是患了病。”我把老王的近况告诉了孙阿姨，她也“心软”了，“毕竟夫妻一场。”孙阿姨在补足房屋差价款之外，愿意再拿些钱来帮助老王。

小王也退了一步，表示愿意承担起儿子的责任，好好照顾父亲，让老王安度晚年。

站在被腾退的房屋前，小王感慨万千，把房屋钥匙交到我手中，对我说：“谢谢你，我把爸爸接到我家了，他现在各方面都比较习惯。这么多年他执着于恨意，过不好眼下的日子，现在他不再想过去的事，终于放下了。”

“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以后还要多关心下他的身心健康。”我不忘叮嘱小王。

多年恩怨终于在此时化为句点，我也倍感欣慰。

“有空可以换一把新的锁，”我笑着把钥匙郑重地递到孙阿姨的手中，“迎接你的是崭新的生活。”

孙阿姨攥紧了钥匙，红了眼圈，向我说道：“谢谢法院为我做了这么多！这么多年，我也终于能松口气了。”

案子圆满地画上句号，那把缠住所有人多年的“无形锁”终于解开。

定分不易，止争尤难。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，我时常谨记，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，既要站在申请执行人的角度，体会他们想要兑现胜诉权益的迫切心情，也要站在被执行人的角度，了解他们的困难所在，穷尽一切合法、合理、合情有效手段，寻找最优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（执行干警：陈蔚源，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）